

# 佛教美国化：以韩国崇山禅师及其国际观音禅派为例

杨 健<sup>①</sup>

**内容提要：**崇山禅师是韩国曹溪宗第七十八代传灯祖师。在美国，他通过建立禅中心、招收弟子、指导修行、编著公案等多种形式积极传播曹溪宗思想和文化，为韩国佛教的美国化作出了最突出的贡献。国际观音禅派的禅净双修、行禅等修行内容和方式别具一格，但是崇山禅师过于重视道场及弟子数量的增长而忽视信徒精神训练等做法也遭致质疑与批评。国际观音禅派通过建立、完善教阶制度等补救措施，为自身发展开辟出新的空间。

**关键词：**崇山禅师 国际观音禅派 美国佛教

**作者简介：**杨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佛教研究室副主任。

在韩国佛教美国化方面最成功的是崇山禅师。本文以他及其国际观音禅派（International Kwan Um School of Zen）为视角，对佛教的美国化问题进行一定的探讨。

## 一、崇山禅师的生平<sup>①</sup>、早期传法及主要著述

崇山禅师（Seung Sahn, 1927—2004），原名“李德仁”（Lee Duk An）。1947年出家，法名“行愿”。1949年，他成为著名的高峰（Ko Bong, 1890—1962）禅师的唯一法嗣暨曹溪宗第七十八代传灯祖师，法号“崇山”。

1972年，崇山禅师来到美国罗德岛州（Rhode Island）州府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10月，他建立普罗维登斯禅中心（Providence Zen Center）。这是崇山禅师在美国建立的第一个禅中心，也是观音禅派的国际总部以及韩国曹溪宗的美国总部。它是一个供僧俗弟子常驻修行的场所。1979年，禅中心搬迁到坎伯兰（Cumberland），占地面积达20万平方米，建有一座高达20米的和平塔。从1973年起，剑桥禅中心（Cambridge Zen Center）、达摩禅中心（Dharma Zen Center）、曹溪国际禅中心（Chogye International Zen Center）等，分别在剑桥（马萨诸塞州）、洛杉矶、纽约等地陆续建立。

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禅中心在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和地区出现。1983年，崇山禅师创办国际观音禅派，旨在加强对世界各地禅中心以及弟子之间的联系。有观点认为，国际观音禅派是西方世界最大的禅宗组织。

1999年，崇山禅师在韩国筹建鸡龙山无上寺，2000年，该寺举行开光仪式，每年有100多名世界各地的弟子前来修行。2004年11月，崇山禅师在华溪寺圆寂。这时，在32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际观音禅派的禅中心已经超过120个，弟子5万多名。

崇山禅师的代表性英文著作有：《只是不知》（*Only Don't Know*<sup>②</sup>）、《弹灰在佛身》

<sup>①</sup> 具体内容参见拙著《世界佛教通史·第13卷，亚洲之外佛教：从佛教传入至公元20世纪》，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63—364页。

<sup>②</sup> Sahn, Seung. *Only Don't Know: The Teaching Letters of Zen Master Seung Sahn*. Cumberland, Rhode Island: Primary Point Press, 1982.

(*Dropping Ashes on the Buddha*<sup>①</sup>)、《禅之罗盘》(*The Compass of Zen*<sup>②</sup>)、《十门》(*Ten Gates*<sup>③</sup>)、《世界一花》(*The Whole World Is A Single Flower*<sup>④</sup>)、《想觉悟是个大错》(*Wanting Enlightenment Is a Big Mistake*<sup>⑤</sup>)等。

## 二、国际观音禅派的修行活动及禅法特点

国际观音禅派修行活动的内容及形式是统一的，在此以普罗维登斯禅中心为例。信徒必须每天做早晚课。他们在凌晨4点半起床，首先在大殿做礼拜108次，接着是念诵，然后是半小时的打坐。晚课也有相应的内容。<sup>⑥</sup>

这里涉及三种修行活动：礼拜、念诵和打坐。礼拜是对佛、菩萨、尊者、长者、佛塔等表达敬意的行为。《大唐西域记》载，印度礼法有九种，称为天竺九仪。其中，表达最高敬意的礼法是“五体投地”<sup>⑦</sup>。礼拜普遍存在于各国佛教中，因此认为它是“韩国民俗佛教传统所独有”<sup>⑧</sup>的观点有误。不过，礼拜的数量达到108次之多就属于崇山禅师的特殊要求了，他的目的应该是消除弟子们的我慢之心。《法苑珠林》引述北魏勒那摩提所说的七种礼法中，第一种就是“我慢僬心礼”<sup>⑨</sup>。它被视为邪礼。

在念诵方面，国际观音禅派所念的不是“南无阿弥陀佛”或者“阿弥陀佛”，而是“观世音菩萨”。这是韩国佛教在净土修行方面与中国佛教、日本佛教最显著的区别。“观音禅派”之名就凸显了念诵观世音菩萨名号在其修行活动中的重要地位，有观点认为这就是该派名称的由来。的确，它体现了韩国佛教禅净双修的特征，不过需要补充的是，韩国曹溪宗在历史上深受中国华严宗思想的影响，观音禅派中的华严因素同样不能忽视。

在佛教修行体系中，打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禅宗同样予以重视，日本曹洞宗更以“只管打坐”的禅风而闻名。不过，崇山禅师的部分弟子认为他不重视打坐，也并不积极鼓励他们这样做。<sup>⑩</sup>笔者认为，这主要还是由于修行方式的差异。崇山禅师强调“行禅”(Action Zen)，重视参究公案，鼓励弟子们积极入世，其禅风带有鲜明的“动”的特征，与传统禅法以及日本曹洞宗禅法“静”的特点大相径庭。崇山禅师的部分弟子之前曾跟随日本禅师修行，所以起初很不适应他的禅风，要求增加打坐的内容，崇山禅师随后进行了调整。

相比较而言，崇山禅师更重视教导弟子们参究公案。1987年，他出版《十门》一书，收录了10则公案。2007年该书再版，收录了12则公案，但书名依旧。这12则公案被国际观

① Sahn, Seung. *Dropping Ashes on the Buddha: The Teaching of Zen Master Seung Sahn*. New York: Grove Press, Inc., 1976.

② Sahn, Seung. *The Compass of Zen*. Boston: Shambhala Publications, Inc., 1997.

③ Sahn, Seung. *Ten Gates: The Kong-an Teaching of Zen Master Seung Sahn*. Boston: Shambhala Publications, Inc., 2007.

④ Sahn, Seung. *The Whole World Is A Single Flower: 365 Kong-ans for Everyday Life*. Boston, Rutland of Vermont and Tokyo: Charles E. Tuttle Company, Inc., 1992.

⑤ Sahn, Seung. *Wanting Enlightenment Is a Big Mistake: The Teachings of Zen Master Seung Sahn*. Boston: Shambhala Publications, Inc., 2006.

⑥ Soeng, Mu. "Korean Buddhism in America: A New Style of Zen." In *The Faces of Buddhism in America*, edited by Charles S. Prebish and Kenneth K. Tanaka.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121.

⑦ (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二,《大正藏》,第51册,第877页。

⑧ Soeng, Mu. "Korean Buddhism in America: A New Style of Zen." In *The Faces of Buddhism in America*, edited by Charles S. Prebish and Kenneth K. Tanaka.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122.

⑨ (唐)道世:《法苑珠林·致敬篇·仪式部》卷二十,《大正藏》,第53册,第435页。

⑩ Soeng, Mu. "Korean Buddhism in America: A New Style of Zen." In *The Faces of Buddhism in America*, edited by Charles S. Prebish and Kenneth K. Tanaka.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122.

音禅派确定为核心公案，其中，中国禅宗的公案多达 8 则，崇山禅师自己创立的公案 2 则，其师父高峰禅师的公案 1 则，高峰禅师的师父满空（Man Gong，1871—1946）禅师的公案 1 则。在此仅以第一则公案即著名的狗子佛性为例来说明。

狗子佛性公案又名赵州狗子、赵州佛性、赵州有无、赵州无字。它在中国禅籍中的记载是：

僧问赵州：“狗子还有佛性也无？”州云：“有。”僧云：“为甚撞入者个皮袋？”州云：“为他知而故犯。”又，僧问：“狗子还有佛性也无？”州云：“无。”僧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为甚狗子却无？”州云：“为他有业识在。”<sup>①</sup>

崇山禅师选录、翻译的内容是：“有人问赵州禅师：‘狗子有佛性吗？’赵州说：‘无。’”<sup>②</sup>显然，他根据自己的标准以及对这则公案的理解，只选取了少部分内容。更重要的是，崇山禅师为了便于弟子参究，针对该公案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佛陀说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但赵州说狗子无佛性。哪种观点正确？第二，赵州所说的“无”是什么意思？第三，狗子是否有佛性？<sup>③</sup>接下来，书里收录了两名弟子参究该公案时与崇山禅师的往来信件。<sup>④</sup>

从哲学诠释学的角度而言，崇山禅师对这则公案进行了五个层面的诠释：第一，选择它而不是其他公案；第二，选录部分内容而非全部；第三，翻译为英语；第四，提出三个问题；第五，与弟子信件往来进行探讨。

就前两点而言，崇山禅师所选的大多是有代表性的重要公案，而且中国公案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公案参究在国际观音禅派的修行中占有重要地位，弟子们参究的公案远远不止这 12 则。在《世界一花》中，崇山禅师提供了 365 则公案，让弟子们每天参究 1 则，而在《十门》中，他声称手头有超过 1700 则公案。当然，再多的公案也不过是开悟的手段。其次，崇山禅师提出问题来引导弟子参究也非常重要。在中国和日本禅宗中都出现过禅师将公案扔给弟子让其自行摸索、参悟的情形，结果往往出现弟子经过较长时间努力，依然不得其门而入的现象。对本身缺乏禅宗包括佛教知识背景的西方弟子而言，老师指导的重要意义更是不言而喻的。最后，崇山禅师与弟子的往来信件本质上就是一种文字上的“独参”。他可以根据弟子的根器、人生体验、修行经历等进行有针对性的具体指导。

有观点认为，国际观音禅派实际的修行是崇山禅师重视的“行禅”。它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并且已经成为“观音禅派风格”的同义词。

1. 它展示了崇山禅师将古典的禅宗顿悟翻译成简短箴言的天才能力。他的“只是不知”、“放下一切”（put it all down）、“什么也别做”（don't make anything）、“尽管去做”（just do it）已经成为美国禅宗文化的流行语；
2. 它将重点从努力开悟转移到“共同行动”（together action）上。后者是一个更加入世的形式，浓缩在崇山禅师的“我怎样帮助你？”（How can I help you?）的问话中。崇山禅师力劝学生将该问话作为战斗口号，用于他们的“禅菩萨”（Zen bodhisattva）修行；
3. 他对“菩萨行”（bodhisattva action）的重视在美国重复了韩国佛教中牧师—教区居民（pastor-parishioner）的关系；

①（宋）天童正觉：《宏智禅师广录》卷一，（宋）集成等编，《大正藏》，第 48 册，第 17 页。

② Sahn, Seung. *Ten Gates: The Kong-an Teaching of Zen Master Seung Sahn*. Boston: Shambhala Publications, Inc., 2007, p.1.

③ Sahn, Seung. *Ten Gates: The Kong-an Teaching of Zen Master Seung Sahn*. Boston: Shambhala Publications, Inc., 2007, p.1.

④ Sahn, Seung. *Ten Gates: The Kong-an Teaching of Zen Master Seung Sahn*. Boston: Shambhala Publications, Inc., 2007, pp.2-6.

4. 他要么使用公案, 要么使用念诵作为禅修的工具, 使许多美国学生迷惑不解, 但这只是延续了韩国佛教过去几百年禅净结合的传统。<sup>①</sup>

第一, 崇山禅师用简短箴言来表达深刻的意思无疑值得称道, 不过, 它们如果脱离具体的语境, 就无所谓正确与否。这些箴言只有针对具体的弟子而且用在具体的语境中才有可能恰当、准确, 像“什么也别做”与“尽管去做”的意思明显相反。

第二, “努力开悟转移到共同行动”的说法有误。开悟是目的, 禅宗一切修行的目的就是开悟。尽管崇山禅师以“想开悟是个大错”为题出版过专著和论文, 但它们都是他与弟子对话探讨修行以及禅师的诗歌等内容。崇山禅师用该题目只是为了体现其幽默风格。他还曾经将自己的禅法称为“不知禅”(Don't Know Zen), 颇有达摩禅法的韵味。

“共同行动”就是信徒共同生活在禅中心里, 一起修行。这显然只是一种修行形式而不是修行目的或内容。再者, 共同行动与是否入世是两回事。个体或集体的行动都既可能入世, 也可能隐修。当然, 国际观音禅派带有显著的入世特征。

第三, 崇山禅师将菩萨行落实到美国社区生活中, 显然有利于他所传播的韩国佛教的美国化。牧师一教区居民的说法可以视为韩国佛教受到基督宗教影响的例证。

第四, 参究公案和念诵观世音菩萨名号可谓国际观音禅派最重要的修行内容。对没有禅宗基本知识以及尚未建立坚定佛教信仰的美国弟子来说, 难度可想而知。

为了使韩国佛教能够在美国顺利生存与发展, 适应美国的社会、文化环境, 崇山禅师做了很多调整, 使其传播的韩国曹溪宗有了一些独特的内容:

1. 世俗学生可以穿传统的韩国僧袍。直到最近, 这几乎成了一项惯例: 一个在禅中心呆了几个月的人成了“佛法教师”(Dharma Teacher), 并得到一件僧袍。它常常看上去更像是出于让步而给予修行者自我的东西, 出于通过一件制服来确定其身份的需要, 而不是对那个人专心修行的证明。

2. 尽管崇山禅师认为自己是在为韩国曹溪宗(一个独身僧、尼的协会)的利益而活动, 但他开始任命世俗的美国学生为僧、尼——“菩萨僧”(bodhisattva monks)。这激起了许多韩国禅师的怒火。

3. 崇山禅师坚持, 在隐修期间参究公案前, 有一个高度仪式化、无偏差的进路。

4. 崇山禅师对菩萨道的做法是韩国民间佛教文化的反映。这种文化中, 在寺院工作的中年妇女都被称为“菩萨”。该做法并不注意大乘佛教经典中所表现的菩萨道的教义基础。经典中, 菩萨身份指一世或几世经过严格修习波罗蜜后的终极体验。<sup>②</sup>

第一, 僧袍不仅是衣服本身, 其后的宗教内涵是僧人身份的确立以及相应的佛教仪制。曹溪宗秉承韩国传统, 要求出家人守戒独身。崇山禅师允许世俗学生穿韩国僧袍, 任命他们为菩萨僧, 均是破坏韩国佛教传统仪制的举措。他的目的应该是吸引世俗弟子对韩国佛教的兴趣, 激发他们修行的动力, 并据此扩大信徒的数量。

第二, 菩萨指修持大乘六度, 求无上菩提, 利益众生, 在未来成就佛果的修行者。不过, 大乘僧侣和居士有时也被尊称为菩萨, 这在印度和中国都存在。它意味着“菩萨”概念之外

① Soeng, Mu. "Korean Buddhism in America: A New Style of Zen." In *The Faces of Buddhism in America*, edited by Charles S. Prebish and Kenneth K. Tanaka.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123.

② Soeng, Mu. "Korean Buddhism in America: A New Style of Zen." In *The Faces of Buddhism in America*, edited by Charles S. Prebish and Kenneth K. Tanaka.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p.123-124.

延的扩大。这种现象在词语的演变中屡见不鲜。

崇山禅师认为，美国人在接受禅方面比东方人有些优势。他说：“禅意味着百分之百地相信你自己，而在相信自己方面，美国的方式比东方的体系更好。美国孩子很快就独立于父母，而在东方，你继续依靠社会——经常依靠某些东西。”不过，他同样意识到：“美国人的心灵是坚强而自力更生的，但它充满了观念。禅心不依靠佛陀、佛法、上帝——不依靠任何事物。依靠你自己！如果你能扔掉你自己的观念，美国的方式是优秀的。”<sup>①</sup> 崇山禅师为美国学生开出的“药方”是礼拜和念诵观世音菩萨名号。

崇山禅师在此对美国人的民族性格优缺点的阐述是准确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在美国是根深蒂固的传统。总的来说，美国人的独立、自立精神强，坚韧不拔，做事积极主动，开朗幽默。这种性格特征与禅宗所强调的自证自悟的精神有契合之处，有利于美国弟子的禅修。但另一方面，正由于美国人强调以自我为中心，所以在佛教修行上，“人我执”是一个不小的障碍。此外，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经济高度发达，很多人对物质生活的享受孜孜不倦地追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超前消费盛行，使得修行者在破除“法我执”方面也面临巨大考验。

崇山禅师对禅宗在西方世界的本土化问题有自觉认识。他说：“当菩提达摩到中国时，他成了禅宗初祖。以‘观’为风格的印度禅定与中国道教‘结婚’的结果是，禅宗出现了。现在禅宗到了西方，这里已经有了什么？基督宗教、犹太教等。当禅宗与这些传统中的一类‘结婚’时，一种新风格的佛教会出现。也许将来会出现妇女祖师，而且法脉的传承只从妇女到妇女。为什么不能呢？所以，你们每个人必须创造美国佛教。”<sup>②</sup>

崇山禅师认为，禅宗是印度佛教与中国道教相结合的产物。这种观点简单而且片面，禅宗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更是显而易见的。禅宗是佛教传入中国几百年后，在中国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影响下形成的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

崇山禅师认为，禅宗传播到以犹太教—基督宗教为文化核心的西方世界，受其影响，会出现一种新风格的佛教。他这里所说的佛教实际上具体应该指禅宗，也就是说在西方世界会出现一种新风格的禅宗。这种观点完全正确。佛教走出亚洲之始，它在西方世界的本土化进程就已经起步。西方佛教由于受当地诸多因素的影响而已经呈现与亚洲佛教不同的面貌和形态。只不过佛教在西方国家传播的时间尚短，与西方宗教、文化的交涉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还不够，所以西方佛教的特点尚不够鲜明，特色还不够突出，西方佛教的本土化进程也远未完成。

崇山禅师认为，西方禅宗以后可能会出现女性祖师，而且法脉传承仅限于女性之间。在笔者看来，这种可能性相当大。1872年，法国小说家小仲马（Alexandre Dumas fils, 1824—1895）在《论妇女》一文中首次提出“女权主义”概念。女权主义是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的产物，提倡妇女在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享有与男子同等的权利。一百多年来的女权主义运动使男女平等的思想观念在西方已经深入人心。西方女权主义者完全不认同东方文化中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观念以及与此相对应的社会伦理规范和社会运行方

① Fields, Rick. *How the Swans Came to the Lake: A Narrative History of Buddhism in America*. The second revised and updated edition. Boston: Shambhala Publications, Inc., 1986, pp.349–350.

② Kraft, Kenneth. “Recent Developments in North American Zen”. In *Zen: Tradition and Transition*, edited by Kenneth Kraft. New York: Grove Press, 1988, pp.194–195.

式。在西方，许多女性佛教徒信仰虔诚，活动积极，地位不低，影响不小，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她们对传统的佛教经典中有意或无意忽视、轻视甚至贬低女性地位和作用的内容感到不满，加以反对和批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强大的女性主义思潮将对佛教在西方的发展走向起到不可小觑的作用当非妄言。

崇山禅师强调每个人都必须创造美国佛教。这里的每个人指每名美国佛教徒。他的说法强调了主体意识。实际上，美国佛教绝对不可能仅仅依靠某个人、某个组织或团体的奋斗而形成，它必然是多年来无数佛教徒在美国以各种不同方式辛勤传播佛教的主观努力和佛教在美国自然发展、演变的客观历程相结合的产物。

崇山禅师强调佛教徒要有创造美国佛教的主体意识有其积极意义，不过，在美国佛教史中，不乏主动创造美国佛教而失败的案例。一种外来宗教在另一种固有宗教文化土壤中的成长必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拔苗助长往往起到事与愿违的结果。“强为”“妄为”不如“无为”。很多人希望早日见到具有典型特征的美国佛教，但它的诞生显然还有待时日。实际上，尽管贡献大小不一，很多佛教信徒都曾经或正在以自己的方式为美国佛教这幢大厦的建成添砖加瓦，崇山禅师当然也包括其中。

### 三、对崇山禅师褒贬不一的评价

崇山禅师对佛教文化传播的贡献得到了韩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高度赞赏。他被授予诸多奖项。2004年6月，韩国曹溪宗授予他“大宗师”(Dae Soen Sa Nim)封号，以表彰其建立遍布世界的禅中心以及一生的弘法成就。该封号是曹溪宗授予个人的最高荣誉。

不过，除了上述打坐方面的问题，崇山禅师受到了四点质疑、不满和批评：

1. 在国际观音禅派成立初期，信徒们太容易获得“佛法教师”的头衔。它更多地被视为吸引弟子的一种手段，而不是对他们修行成绩的认可。
2. 崇山禅师漠视信徒们的精神训练，而只对禅中心及弟子数量的增加感兴趣。
3. 崇山禅师允许世俗信徒穿僧袍。
4. 崇山禅师任命世俗的美国弟子为僧、尼——菩萨僧。

首先，“佛法教师”的头衔，本质上涉及国际观音禅派教阶制度的建设问题。显然，它能否得到妥当处理，将对禅派的生存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禅派不断对教阶制度进行建构和完善。目前，除了普通弟子外，禅派中的职位有四种：

第一，“佛法教师”。获得该头衔的过程是：新加入禅派的弟子接受4天隐修式的修行，提出并接受五戒。受戒后，经过两年的积极修行，申请成为佛法教师候选人。申请首先要得到当地教师的批准，然后得到主管佛法教师的一名禅师(Zen Master)的批准。双重批准后，申请人受十戒。这时，他们成为“训练佛法教师”(Dharma-teacher-in-training)。在又一个两年中必须完成八次周末隐修。此外，每名当地教师可能会对申请人有正式或非正式的要求，包括掌握修行的方式以及学习禅宗的一些理论。在当地教师的任命以及一名主管禅师的进一步确认后，申请人成为佛法教师。<sup>①</sup>

可见，成为佛法教师要经过至少四年的认真修行和学习，接受五戒、十戒，并且由当地教师和主管禅师加以批准和确认。这样严格而具体的要求可以将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对佛教只有猎奇心理，在修行上浅尝辄止的人淘汰掉，有利于禅派的生存和发展。

<sup>①</sup> Ford, James Ishmael. *Zen Master Who?: A Guide to the People and Stories of Zen*.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 2006, pp.102-103.

第二，“高级佛法教师”（Senior Dharma Teacher）。成为佛法教师五年后，他（她）可以由其指导教师任命为高级佛法教师。由主管佛法教师的一名禅师进一步确认后，他（她）受十六戒，成为高级佛法教师。该职位实际上包含一些因素，它们通常为掌握了一些传法形式的人而保留。高级佛法教师可以讲法，佛法教师也可以。前者还可以回答听众的提问，但后者不可以。高级佛法教师可以与学生进行私人会谈，不过他（她）不会提出或评论公案。<sup>①</sup>

第三，“指导法师”（Ji Do Poep Sa Nim）或禅师。按照一般的理解，这一职位具有某种形式的传法资格。基本要求是：完成公案的全部课程（通过12则核心公案以及几百则其他公案的参究）；修行及教学方面得到其指导教师的认可并由后者推荐；通过5名指导法师（其中一名是推荐人）对他（她）的评估。评估形式不一，或许非正式，或许正式甚至严格。有时会有一个仪式，被推荐人与大约25名学生辩论，得到他们及一名指导禅师的认可。随后，他（她）会被授予袈裟和禅杖。新任指导法师在半年里向其他前辈禅师学习如何教授弟子，然后开始独立授徒。<sup>②</sup>

第四，最后是“宗师”。他（她）是完整接受了法脉传承的指导法师。该头衔原本专指崇山禅师，但现在在国际观音禅派中，所有禅师都被称为“宗师”。他们接近20人。

这一教阶制度以信徒实际的修行成果和能力为中心，规定获得相应职位的考核、评审条件，引入佛教戒律，兼顾修行时间，可操作性强，其积极意义和重要价值显而易见。崇山禅师圆寂后的一段时间可谓国际观音禅派生死攸关的阶段，禅派尽管出现诸多困难和坎坷，但总算实现了法脉的顺利传承，这一教阶制度为禅派的生存和延续发挥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关于第二点批评，曾经跟随崇山禅师15年的韩裔弟子无性（Mu Soeng）指出：

1983—1984年，观音派在普罗维登斯禅中心修建了“金刚山禅寺”（Diamond Hill Zen Monastery），作为受戒僧人严格修行的场所。但是，崇山禅师从一开始就对该寺的修行计划没有兴趣。他的理由是，自己训练了许多美国学生，他们已经能够教学生。他们被称为“指导法师”。除了刚到美国时指导过一、两名弟子的修行外，崇山禅师没有参与过这些指导法师的修行。他们并不要求熟悉佛教传统甚至韩国佛教方面的工作知识。对这些指导法师的唯一要求是：他们能够而且愿意忠实地按照禅派的教学风格去传法。在传法方面，禅派极为重视的是招募人们居住在禅中心或者成为组织的成员，而不是他们的精神修行。在观音禅派里呆过几年的人有一个明显的印象：崇山禅师最感兴趣的是拥有了一大群学生，即使后来证明他们只是短暂的追随者。这种为了增加人数而增加人数的努力给人的另一个印象是：崇山禅师对那些可能与禅派中的群体有所接触的人们的精神训练惊人地漠视。崇山禅师通过他巨大的克里斯玛（charisma）和意志力，征服了他的学生，但现在，国际观音禅派的人数已经出现了下降。<sup>③</sup>

崇山禅师对弟子精神修行的漠视是否到了无性所说的程度，有待更深入的探讨，不过，他编写书籍尤其是与弟子书信往来，均应视为参与了弟子的精神修行。当然，崇山禅师来美之初是面对面地指导弟子修行，但随着指导法师的出现并逐渐增多，他不再亲历亲为，而可能有意放手让弟子们去锻炼、弘法。

对崇山禅师过于追求道场及信徒数量的批评是准确的。现在看来，他有好大喜功的缺点，

① Ford, James Ishmael. *Zen Master Who?: A Guide to the People and Stories of Zen*.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 2006, p.103.

② Ford, James Ishmael. *Zen Master Who?: A Guide to the People and Stories of Zen*.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 2006, pp.104-105.

③ Soeng, Mu. "Korean Buddhism in America: A New Style of Zen." In *The Faces of Buddhism in America*, edited by Charles S. Prebish and Kenneth K. Tanaka.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p.124-125.

对数量的热衷，导致了对质量（尤其是弟子的素质）有意无意的忽视；物质层面的追求，导致了精神层面的懈怠。崇山禅师允许弟子穿僧袍、授予他们僧尼身份等都是扩大人数的手段。这些做法短期内会有所作用，但正如俗语所言，“来得容易去得快”。单靠这些华而不实的東西绝对不利于弟子的修行，更不会对僧团的维系和发展带来长远的裨益。崇山禅师在世时，禅派凭借他的个人魅力和能力可以暂时维持兴旺的态势，但在他圆寂后，弟子数量的减少一定是必然的，而现实也正如此。

实际上，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的矛盾在整个北美佛教界都是一个突出问题。理查德·海耶斯（Richard Hayes）尖锐地指出：

（北美佛教文化的）快速成长使这片大陆上的许多佛法中心将太多注意力放在了建立寺院、教堂、教派等形式的有形存在物以及为它们的扩张提供资金上，以至于很少有时间让人们坐下来并且研究他们所选定的这种宗教传统的历史、文献和文化。结果，太多的北美佛教徒——尽管他们充满活力、热情和灵感——在佛教文化方面实际上依然没有经过训练，而且，这是常有的事：当无知广布时，神话和谬误就有了大量空间，得以在真正佛法所在的地方生根。在一些方面，这种情形在北美禅宗界尤甚，它对书本活动以及除了手工劳动、坐禅之外的其他任何活动都过于经常地鄙视。<sup>①</sup>

第一，北美佛教文化的快速成长与佛法中心只重视物质层面而忽视精神层面并不构成逻辑上的因果关系。

第二，寺院等的建立对佛教传播能起的积极作用不容否定。从北美出现第一座佛教道场至今已经170多年，各种佛教宗派和组织建立了数量相当可观的形形色色、名称各异、规模不一的道场。相比而言，北美佛教徒对佛教的基本教义、历史发展、文化内涵等诸多方面的认识和了解依然相当缺乏和不足，信徒们的素质亟待提高。没有人敢奢望在对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缺乏充分认识和理解的情形下，西方人还能建立坚定、虔诚的佛教信仰。

第三，对佛教基本知识和历史文化的轻视在北美禅宗界更加突出，与禅宗宣扬的“不立文字”思想不无关系。

总体上而言，上述批评切中要害，反映了北美佛教界存在的弊病和问题。

#### 四、结语

崇山禅师通过建立道场、著书立说等多种方式在美国积极传播曹溪宗思想和文化，促进了韩国佛教的美国化进程，为佛教在美国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他过于重视道场及弟子数量的增加而且为此采取相应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对信徒们精神层面的训练、素质方面的培养有所忽视和懈怠，从而遭致质疑和批评。国际观音禅派通过建立、完善教阶制度等补救措施，为自身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崇山禅师及其国际观音禅派为我们研究佛教美国化提供了生动的个案。

（责任编辑 王皓月）

<sup>①</sup> Hayes, Richard. *Zen Lotus Society Handbook*. Toronto: Zen Lotus Society, 1986. In Soeng, Mu. "Korean Buddhism in America: A New Style of Zen." In *The Faces of Buddhism in America*, edited by Charles S. Prebish and Kenneth K. Tanaka.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126.